

爱我就要我



优秀长篇纪实小说

打捞美女

打捞金钱

打捞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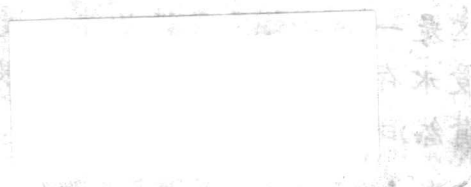
李刚 /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愛我就要我

李剛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我就要我/李刚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 4
(新言情小说系列)

ISBN 7-5387-1762-5

I. 爱…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1792 号

新言情小说系列——
爱我就要我

作 者: 李刚 著

责任编辑: 刘德来

责任校对: 刘德来

装帧设计: 缪 萌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聚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大 32 开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 000 册

书 号: ISBN 7-5387-1762-5/I·1667

定 价: 23.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良宵 1

N城中学女教师即本书女主人公张森森到K市看病，找到了在本市富人区——“玫瑰花园”当保安的男青年田野，森森的出现令田野大为惊愕。当夜，田野设法把森森安置在一所主人出外度蜜月的豪宅中，在别人的新婚洞房里，出浴后，女人竟主动要求献出自己处女的贞洁，但声称不会做他的妻子，面对如玉的圣体，男人经过痛苦的灵肉斗争，最终选择了离开。留在男人身后的是女人压抑的呜咽，男人的双眼也满含了泪花……

第二章 逃逸 20

郑之筠，K市一所大学新闻系的大三学生。他抛下心爱的恋人，尊敬的教授，向远方的家中逃去。在向自己远大前途的奋斗中，他在社会的“最后净土”——学校中经历了令人作呕的卑鄙，参与者有学校领导和自己的同事同学。他要回到自己家庭所在的城市，一所花园城市，呼吸那里纯洁的空气，并把自己的第二本书写完。那里住着自己已经十八年没有和母亲见面的父亲。

第三章 邂逅 44

之筠在回家的路上偶遇森森，一件事情让森森的善良和之筠的耿直发生了共鸣。

医院里，田野得知森森的心脏病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且会影响婚后生育；还发现她把医生开的贵重药物的药方扔掉，只买了些便宜的常见药，而且森森拒绝接受田野的金钱帮助。

第四章 迷醉 62

N城中学里，森森与之筠再次相逢，原来之筠是校长郑一凡之子。森森整日被女教导主任岳英纠缠，原来她是为了让森森成为自己患间歇性精神病的儿子刘飞的妻子，原因就是岳认为二人都有病，他们的结合对彼此都公平。之筠顿时可怜起这孱弱女子，许是出于情感的放纵和迷醉，之筠森森两人发生了短暂而真实的灵肉接触……

第五章 传说 95

N城康家老太爷因心脏病突发送到医院后不治而亡，康家在和医院的交涉中气焰之嚣张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原因为何，本章结尾时小区停车坪泊下一辆有“检察院”字样的车子，走下一个通体孝服的威严中年男子。还听得康家老太太歇斯底里向他吼到：“得志，他们毁了你爹，用枪崩了他们！”

第六章 孽债 98

康得志，一年前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今N城检察院副检

察长。二十年前结识父亲是师长的左梅，抛弃了已有身孕的发妻廖爱芳。而以后在N城郊区一张姓木匠家里出生的女婴即张森森，与此同时，从康家遗传来的“先天性心脏病”也伴随婴儿的身体降生。从此，肉体上无法治愈的病症和物质上的贫困像一团抹之不去的阴影笼罩着张家。

第七章 放纵 115

郑一凡爱妻廖爱琴在文革中难产而死，文革后上大学的郑与小自己七八岁的N城教委主任的女儿崔纹姻结合，二人婚后的美满爱情被郑所亵渎。背负着一颗无比愧疚的心，郑离开N城教委，来到一中学，并且独自承担了抚养幼子郑之筠的责任。在此一留就是十八年……

第八章 原罪 138

之筠因事再返K市，却见女友枫叶和一男子并肩在夜色中的街灯下行走，顿时醋意大发，借酒排遣心中郁闷却不料醉酒跌入沟壑伤了脚踝，但由此结识了善良的三陪女小兰，见小兰被人肆意凌辱却只能袖手旁观，更增加了心中的冷意。

第九章 委身 158

在婚姻上受辱的公司经理白建出现在森森的生活中，他已是一个有十五岁女儿的父亲。迫于生活的巨大压力，并考虑到白建已有子女，森森决意委身于这个对自己热烈追求且财资雄厚的善良男人。但这桩婚姻却遭到白建母亲的坚决反对。虽然白并不在乎，但森森仍旧感到为难，陷入

痛苦。经济上几乎是不名一文的之筠空有无奈。

第十章 燃烧 163

自感孤独的之筠在回到中学后对无微不至关切自己伤情的森森产生了更加不可抑制的爱意和占有欲，出于感情的冲动，他残酷地揭露了森森接受白建，接受这个“忘年爱情”的初衷，并用暴雨般的狂吻向她表达了爱恋，把自己出第一本书得到的五千元稿费给她治病，女人从内心深处接受了他的吻，但拒绝了他的钱。

第十一章 盛怒 187

康家老太爷留给儿子康得志一黑匣子，遗言要求儿子亲自把它交给廖爱芳，康得志无颜见廖，托人把匣子带给森森，却不料黑匣子又鬼使神差般被自己的女儿露露拿回来，行将就木，神志不清的康家老太太见到黑匣子顿忆起当年廖爱芳的被虐惨状竟一命呜呼，自己制造的感情孽债也暴露在后辈面前。康盛怒之下把责任归咎于森森，在二十年后父女平生第一次见面时大打出手。

第十二章 决裂 214

当森森上高中的同母异父弟弟张其得知姐姐被打，他闯进检察院大院里，砸碎了康得志车上的一块窗玻璃，事后张其被送进拘留所，为保证儿子高考顺利，廖爱芳亲自从乡下赶来哀求康放人。此时，N城中学里森森痛苦不已，之筠面对这颠倒的事实惟有仰天长叹。

第十三章 良心 246

康得志得知淼淼——自己的亲生女儿，正和一个大地近二十岁的已婚男人恋爱，顿感尊严扫地，康利用自己在银行和税务上的关系网向处于破产边缘的白施压，白最终屈服。已经把自己全身心献给白的淼淼痛不欲生。康得志良心发现，把病情日甚严重的淼淼接到身边住。但这客观上断绝了淼淼与养育了自己二十年的现在偏瘫在床的继父张木匠的父女关系，不但如此，康以一贯的家长作风擅自把淼淼的工作档案上姓名一栏涂改，还为她安排了新的男友。淼淼不堪被人肆意支配，毅然选择了离开。康得志的回心转意未得认同，气急之下声称不会再给她任何机会。

第十四章 悲情 269

善良却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刘飞以自己特有的虔诚打动了淼淼，几乎陷于绝望之中的淼淼正欲接受他，不想刘飞却最终因精神病折磨割腕而死，淼淼的精神和肉体又一次向悬崖边靠近。

第十五章 发现 298

之筠与淼淼同去K市检查她的心脏病，之筠得知淼淼的病已到晚期，除非做心脏移植手术，但手术费对淼淼而言几乎是天文数字。回到N城后，之筠为淼淼筹钱虽千方百计，借来的钱对于手术费来说却只是杯水车薪。之筠无所保留的付出让淼淼感动不已，但她为之筠日后着想，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第十六章 轻生 318

在K市结识的三陪女小兰因母亲因己而死，遂生轻生念头，之筠百般说服，小兰折服于之筠的人格魅力，走后寄来一万元钱充作森森的手术费用。

第十七章 伤痕 332

枫叶的到来彻底说明了之筠对她的误会，然而之筠已将所有的生活热情倾注于森森身上，枫叶得知，昔日的恋人之间遂产生隔阂。森森感到事情因己而起，极力规劝之筠回心转意，几乎以死相谏，虽然如此，之筠的父母在内的一切世俗的眼光都把责任归咎于森森。因为自己的错误伤害了两个无辜且善良的女人，之筠心中痛苦不已。

第十八章 摧残 349

利用自己许诺给枫叶的最后离开期限，之筠把自己的书稿卖给一个富商之子，森森提醒之筠要以自己的前途为重，要求他追回书稿，以自己的名义付梓出版，并尽快返校。之筠来找森森的亲生父亲康得志，不想康将他拒之门外。大雨之夜，森森紧紧抱住立于康家大门之外的之筠，流着泪告诉他：“我永远不会求他，我也不让你求他！”

第十九章 凋零 363

因一封匿名信，康得志在政治漩涡中首次失利，面临被撤职察看。

白建也有回心转意迹象，但森森不愿意再任人摆布。康得志女儿露露患尿毒症，急需换肾，而此前左梅不堪受

康得志之辱一时精神恍惚亡命车祸。和露露正对血型的森森在康得志心虚徘徊之时主动来到医院，为挽救露露的生命献出了自己的肾脏。

第二十章 解脱 382

K市里田野为了赚足够的钱为森森治病，做了多份工作，不想在工地上打小工时胳膊摔断。森森欲把田野接到N城中学，同时康得志在官场上转危为安，亲生女儿来求他为田野在中学保住一份差事，因为郑一凡就要离开中学。

祸不单行，张其在打工时触电而死。之筠离开前夕，森森主动献身……

在暖暖的金黄色的落日余晖中，之筠推开森森的房门前来道别，踩到滚落在地的药瓶，森森已经停止了呼吸。她脸颊上还有两行细细的泪痕，脸色红润像熟睡的婴儿，手边放着两样东西，一样是存折，留给继父的；一样是情书——“写给之筠的情书”……

第一章 良 宵

谁知道你手里还握有几张破船票?!

涛声依旧，涛声依旧呀。

噤噤噤两个人都上了二楼，二楼有书房和卧室。主卧室里的异国家具放射着华贵的光芒，各处都是装饰得富丽堂皇，却也亲切温暖有人情味。他把金黄色的窗帘拉上，一把把她抱到怀里说光线不强影影绰绰才适合谈情说爱，对不？烈火干柴，一触即烧。他手摁了一下，双人床突然有节奏自动痉挛起来，他说真神了，做爱都有机器帮你忙……你也就别再说说话了！衣裤一件件飞得远远的，蓄谋已久的情爱像充足了二氧化碳的易拉罐饮料，一经开启便喷流而出。

一天之后，他将大门上的钥匙给了小区保安小田。

床头的壁上一盏奶白色的心形小壁灯温润地亮着，卧室的一切像铺上了一层细白的奶油儿，几乎可以嗅到那种熏人的香味儿。壁灯下雪白墙壁上是一个用红色的塑料纸裁成的“双喜”字，映得周围也是红盈盈的，特别是字下面那一张迷人的脸蛋儿，就像七月里泛着红晕淋了夏雨的桃儿，桃儿陷在又厚又软的天鹅绒里，皮儿上面有一层又细又软的小绒毛儿。这截儿娇人的身段儿刚刚沐浴过，粉红色衬衣的肩上部分因浸了水贴在嫩嫩的皮肤上，那纤细的手指像几段嫩笋，别致地或屈或伸着。

她胸前的两座小山包起伏不定。

“什么味儿？甜么？”她粘粘地问。

“腥甜的。”床前跪着的男人声音显得干燥萧瑟，声带像被火炙烤过一样。

女人一枚红润的唇蠕动着，细腻的纹路里，泛着星星点点的光

亮。

男人的手微微颤抖，从那段白皙得像玉一样的脖颈移开，犹豫着把手背放在女人的胸脯上，他觉察到里面像有一对受惊吓坏的小兔子，只在那里突突乱动却不敢蹿出。

床上女人的纤纤手指轻巧地挑动了几下，却没有大的动作。那颗桃儿上的红晕泛得更开更匀更艳了。

“我……”男人的声音变得潮湿起来，手在那小山包上不知道何去何从，显得有点木讷麻木。

女人把脸侧向床里侧，一副睫毛缓缓地触在一起。一只手抬到胸前，两只手指上靠前的指节儿只轻巧地一扭，一颗米黄色的小纽扣就巧妙地开启了，瞬间一缕盛夏里浓浓的花香味流出来。这只手又放回到原处，女人的身子僵硬在那里……

风儿透过关不太严的门缝溜进来，她感觉到胸前像有一只婴儿的小手抚摩了一下，凉丝丝的。她转过脸来，能看到胸前卧着一双静若处子般的小白兔，红彤彤的两只小嘴儿一撇一撇。

“它们像啥？”

“白白的馍馍。”

女人吃吃地笑出来。

“上面的呢？”

“熟透了的小草莓。”精巧的它们是那样的红润浑圆，又是这样的娇嫩，不敢碰的，一碰，就会溢出汁水，周围的一圈红晕一定就是它们平日里自己浸红的。

“你咋知道熟透了，你尝了么？”

“我……”男人将双手轻轻地抚在上面，就像放在粉盒里，手指轻触的地方就是一个个小坑儿。顿时感到一阵温热像小蛇一样从指尖儿顺着脉络钻到心里，却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他胆战心惊地凑近那小草莓，就像它有毒一样，不敢去吃，却真的是渴得难受。

“我……我不能的……”

男人急急地将手抽回，不知道是烫住了还是冰住了。他站起身

来垂着头走到外面依靠在客厅和卧室之间的墙壁上。

女人一动未动，缓缓地说：“田野，我们两个将来是不可能的。只有这一次，我不会后悔的……”

“我会！”男人抓着门框对刚才自己的行为是那样的懊悔。

女人的声音像深夜里幽谷传出来的古筝声：“心脏病。我将来不能有孩子。我还会拖累你一辈子。我只有我，我什么也不能给你……”

“别说了，森森，睡吧，明天还得去医院……”

女人继续说：“你会遇到好姑娘，你也会有这样的新房。”

男人扭过头来，回去在躺有女人的双人床上拿了一个枕头，匆匆瞥了一眼那雪白的胸脯，做贼似的逃到客厅的沙发上。

森森今天早上蒙蒙亮的时候从N城一所中学打的来到火车站来赶惟一的一列去K市的始发车，她怕坐过路车万一再混不到一个座位身子受不了一路的颠簸。N城距K市很远，尽管火车现在提了速，可也得在路上耗5个多小时。森森一年前才从K市的师专毕业，现在在N城学校教学。她的病近两个月犯了几次，她知道已经到了不检查不行的程度了。每次难受得都像死过一次一样——森森看着车窗外一望无垠的麦田笑自己，又没死过，怎么会知道死的滋味呢？自己可不想死，活一千年也不会嫌长。

走的时候郑一凡校长非要往她手里塞钱，怎能要呢？不是自己不缺钱。毕业时和那么多学校差一点都要签合同了，可用人单位一知道自己有心脏病，都拒绝了。看着那么多平时学习成绩和毕业实习成绩都不如自己的同学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她心里急得呀，比猫抓还不好受。加上不久前恋爱两年多的男友主动提出分手，她确实确实想到了死，但这不好的念头存在了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了。为什么要死呢？家里还有一大家子人等着自己。再说恋爱，没有人说恋爱了就非得让别人娶自己。她当时就是这样宽慰自己的。后来郑一凡来学校找到森森，说学校缺英语教师。

森森说：“我不认识你。”

郑一凡说：“我是你姨夫，也是N城一个中学的校长。你不嫌条件差就来吧。”

森森后来才知道是母亲事先找到郑一凡的，她早已经料到了女儿的病会影响找工作。

“森森，虽说郑一凡是你姨夫，可你姨早二十年前就死了。咱总归是欠人家一份情，就得还，我这一代还不了，下一代还。”

“欸。”森森脸上落的泪珠就像一枚枚小杏花。

到了K市已是中午时间。这座城市森森自毕业到现在从未来过一次，她本来心中暗暗发誓再也不来的，因为这是一座让她流过太多泪水的城市，身在其中，总不免记起当年的烦心事，心中也不免隐隐作痛，但是K市里有很好的第一家专治心脏病的医院——K市第一人民医院，又不得不来此地。

下了火车，见火车站广场比及往年已经改观了不少，连路灯都变成了精美的“铁艺”仿古式的。再往前走，绵延的步行街取代了以前喧闹的无序闹市，广告牌也呈现出琳琅满目而又悦目的样子。乍一看，倒怀疑它与以前的K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市了。这一切，倒让森森的心情轻松了许多，她也不自觉中去欣赏一家音像店中传出的比才的《卡门》。

走出步行街，远离了轻快的《卡门》，身处的是一个大大的丁字路口，森森面前横着的是一段宽大的马路，路虽宽，却不见拥挤的车辆移动，只见行人和自行车横竖穿插于汽车之间，路口执勤的交警猛灌了几口凉开水又去吆喝一个违章的司机。正值下班高峰期的K市街道又让森森找回了先前的感觉，又看到了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城市。她停下脚步倚着路边的站牌，才觉察到两腿是木木的，脚上的一双本来是雪白的袜子落了不少都市的尘土。她伸开手，里面握着一张纸片，这张纸片她从一下火车就攥在手心里，现在已经被汗浸湿了，上面的字迹也变得模糊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森森的心微微地颤了一下，她赶紧用两只手抚平了这张巴掌大的纸，仍能认出上面的字迹——新中华路37号玫瑰花园。森森心情释然的同时又

多么希望这字变得让人认不出来，捏着这纸片，两手垂下，脸上竟流露出淡淡的微笑，这笑是那样的让人觉察不出——她的嘴角只微微地起了小小的褶皱，就像风儿欲来而未来的湖面漾了微小波纹，旋即湖面又恢复了平静。纸片上的字迹自己早已熟记在心了，又何必去看呢？可是她仍把纸紧紧捏在手里，去法海寺——新中华路——博物馆——动物园一线的公共汽车驶来又离去，森森却没有上去，她仍旧倚着站牌，捏着那张纸片——“新中华路37号玫瑰花园”——田野在那里当保安，他在一年多前就已经把地址给了森森的母亲，母亲也很快转给了她。

那时森森还在K市上大学，在同一个城市里，直到现在，她终究没有去找过田野。这次来K市，森森竟不自觉地打开了放有身份证、工作证还有存折的小盒子，里面还有这张纸，直到现在，她却仍旧徘徊在矛盾之中。

应该去见田野吗？

她这样问了自己千百次。

一阵风掠过，站牌旁的高大乔木上竟有一只鸟儿发出了好听的鸣叫声，被嘈杂和喧嚣淹没的人们纷纷抬起头去望萧瑟的树干，同时顺势看到了一张可人脸庞，下巴上颤颤微微悬着一颗晶莹剔透的泪珠。

玫瑰花园是K市著名的模范社区，说得更直接更明白点是本市最高档的富人区。“模范”二字建立的基础是高质量的物业管理水平，高规格的建筑设计风格，高素质的居民。而这些人、这物、这管理模式都与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相联系。这些构成了现在社会的上层社区的人文环境。

雪白的罗马柱，哥特式的窗子，还有院中摇曳多姿的喷泉和各种名贵花木散发出的清新……

这些中的哪一样都不属于徘徊巡视于其中的保安。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英俊又强悍的帅小伙，他们在宿舍里可以只穿一条大裤衩睡觉或冲凉，但他们这样的环境中必须统一着装、衣帽整齐，门

卫见到每一位过往的行人都要敬礼致意就像部队里士兵面对了尊敬的首长。

森森来到玫瑰花园时田野刚从大门的岗位上下来，这样寒冷的天气他已经在那个铺有一方红地毯的岗位上站立了三个小时。

森森第一眼看到的是田野的背景，他谨慎地脱下帽子，理着被汗水浸湿的头发。

“田野。”

田野扭过头来，远远望见一个高挑的女子，黝黑发亮的长发被风扬着，就如夏季里河边随风摇曳的杨柳，待跨过电控的不锈钢大门走近她，见女子脸上的笑容从月牙儿一样的眼睛蔓延开来。

男人的嘴唇嚅动了一下，旋即变做轻启的状态。因工作疲惫而显得僵硬的脸部除了倦意，竟又夹杂了许多不可名状的东西。

“我今晚没有地方睡觉的，”森森脸上的笑容也僵持在那里，却故意作出了调皮的语气。“我看晚上只有逛大街了。”

“……哪能。”男人脸部的肌肉终于活跃起来。整个看来就似从梦中醒来。

“总不会是这儿吧？”森森指着大门旁边的值勤室，可话说出口却突然变得后悔起来。她本来是想尽最大努力缓和彼此见面的气氛，她说了这些，极有可能让田野以为她说的是面前的高大豪宅，而他，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拥有这些的。

“不是，是你面前的房子，一个朋友结婚装修布置过的。我拿着钥匙呢！”

森森顺田野所指，穿过水花四溅的喷泉，看到的是一座富丽堂皇的欧式建筑。

“……出去走走？你不一定有我在这儿熟。”森森收回目光，看着脚下彩色的地面。

“森森，我刚来，你就回去了。”田野竟显出了压抑不住的激动，咬着厚厚的嘴唇，眼睛里散射出水的亮光。

“田野哥，我当时不得不回去。”森森的声调降了下来，

“我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 森森的眼圈变得红红的，脸上像阳光一样的笑隐去了。

田野的朋友的房子处处洋溢着新婚和富贵的气息，大客厅的壁上挂着几幅著名的油画，落地的日式电视和豪华的异国家具更不必说。

田野打开房门的瞬间，森森脸上露出一丝惊讶。

“你是想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朋友?” 田野轻轻关上房门。

“其实也不是什么朋友的，他倒是把我当成了朋友。” 田野把自己带来的可乐等饮料，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一个月前这里面有一个女人把煤气打开自己躲在厨房里——你看到了，门是绝对防盗的，切割机也不容易打开——她企图自杀，确切说，是殉情。这个女人是做了别人的情人，就是她现在的丈夫的。这间房门的钥匙有两把，一把她自己拿着。当然，那时候她自己反锁在厨房里，一把是她的情人拿着，在广州，他在广州联系一批电脑业务。你知道吗？他们的房子里空气里某种成分超标都会报警的。那时我正值班……”

“你怎么进来的?”

“爬窗户，先把窗户砸开。这是我的职责。”

田野打开一瓶可乐递给森森，“不久以后他们就结婚了。那个男的和原来的老婆离婚了。他们现在在度蜜月。他们走的时候男的给了我一把钥匙，对我说很感谢我，救了他最爱的人一条命。他相信我，让我隔段时间进来看看房子。最近有好几家竟被盗了，”田野仰头看看圆形的房顶，“倒是害了我们，奖金又被扣了。”

“咱们住进来，不好吧?”

“他说过的，我可以领我的女朋友来往。”

森森闪现了瞬间的笑容，旋即又消逝了。

她踱步到百叶窗前，拉开窗帘，和对面三楼的窗子水平相对。

晚上田野把森森安顿好后，田野说：“我回去睡。”他的手已经触到了卧室门的门把手。